

梁鹏威 著

天使的左翼

南中国的母爱颂歌

像泰戈尔说：『母亲到厨房去了，
还带着一盏灯……
……
我愿重新出生，再做你的孩子』

中国书画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梁鹏威◎著

天使的左翼

南中国的母爱颂歌

赠送

中国第一书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使的左翼:南中国的母爱颂歌/梁鹏威著.—北京:
中国画报出版社,2008.6
ISBN 978-7-80220-305-1

I. 天… II. 梁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3164 号

天使的左翼:南中国的母爱颂歌

出 版 人:田 辉

作 者:梁鹏威

责任编辑:王少娟 池 倩

出版发行: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邮编:100044)

电 话:88417359(总编室兼传真) 68469781(发行部) 88417417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cpph1985@126.com

印 刷: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监 印:敖 晔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1/16

印 张:14.5

字 数:220 千字

版 次: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220-305-1

定 价:22.00 元

作者母子简介

作者母亲梁李少卿女士，生于广州。

少年时因一九三八年八月广州大火后的英勇救灾工作，获授甲级模范学生奖状。抗日战争时居西关旧宝华31号，亲手构筑极隐蔽密室，可藏匿被日军追捕人士。一九四五年八月事泄，日军破门入屋搜捕，从天台逃脱；数日后日本宣布投降，乃免于难。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国大典，举国欢腾，梁母亦开放密室供广州市民参观，一时传为美谈。作者出生后，以此室为婴儿房、卧房，就读西关培正小学，十三岁随母来港，入读喇沙书院及香港大学，曾为《学苑》编辑。梁母晚年不服中药。二零零四年六月以轻伤入联合医院，六日后离奇逝世，院方称乃因“对中药敏感”云。

作者电邮：pwleung19@yahoo.com.hk

作者网址：<http://hk.geocities.com/pwleung19>

以此书
悼念



亡母梁李少卿女士
及记录
她生命中最后的六天





目录

简体字版序 / 刘乃强 003

香港初版原序 / 冯可强 006

再版序 / 蓝真 李蕙 009

再版代序 / 洪清田 013

三版序 / 陈文岩 014

第一篇	折骨亲情	017
第二篇	分析肇因	029
第三篇	白色温馨	037
第四篇	大难临头	053
第五篇	难舍难离	065
第六篇	此生何憾	087
第七篇	天使的左翼	139

跋 / 李荣基 199

附录 / 211

后记 / 224



简体字版序

——解决老年化社会的锁匙

刘乃强

这世界有些人小时了了,也有些人大器晚成。梁鹏威是属于后者。多年前我们一起编香港大学学生报《学苑》,他是读医科的,却来凑热闹;再加上我们当年的《学苑》,是以社会上少有的时事评论成为舆论领袖,而他却是搞散文的,在学生报上从事文艺默默耕耘,结果只妨碍了他的学业。眼看以前的同学,一个个事业上就好像较他显赫,但梁鹏威在不意之间,成就了我们其他人所远远建立不到的功业。

他这本以其一辈子的感情、学养、修为,自然倾铸而成的《天使的左翼》,在被标签为“文化沙漠”的香港卖个满堂红,所引起的讨论,字数比这本书还要多,而且扩散到台湾、新加坡。一本表面上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,纯粹是意识流的个人回忆,竟然触动了这么多人的心,在这个功利社会中,确实是个奇迹。现在这本书又出简体字内地版,肯定会在广阔的祖国大地上触动万倍的人心,影响愈加深远。儒家以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为三不朽,我这位老朋友通过母子亲情以立德,著书宣传现代孝道以立言,成就不世之功。今天我有幸为他作序,多年之后,大概许多人看过本书才会知道有我这个人。

这本书只有一个主题:现代的孝。作者称之为“孺慕”。

我国自汉朝独尊儒术之后,慢慢儒家思想的表现又集中于孝道之上。“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及物”,“忠臣必出孝子之门”,“百行以孝为先”。一个连对父母也不能尽“孝”这个核心的本分的人,用广东话来说,是“好人有限”。现代西方用人之道,也首先要求有良好的品格,而轻学历和经验。学历和经验很容易补足,人品不好,难以纠正,早晚会出问题。

建国 60 年、改革开放 30 年,经过多次折腾,我国以往的种种价值观念,从儒家的伦理道德,道家的超脱逍遥,佛家的慈悲普渡,到商业行为的诚信、朋友之间的义气,都受到质疑,举国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,“上下交征利”的结果,经济无疑是发展了,但是贫富悬殊、普遍物质至上、心灵空虚、道德沦亡。不过在另一方面,随着经济发展,我们国力日壮,失去了一个半世纪的民族自信心慢慢开始恢复。今天的有识之士,从左到右,都不约而同地回归我们的传统文化,从中吸取养料,为中国的未来找出路。

我不相信中国就此出现“新儒家”,并且主导将来的发展。打个比喻说,天气冷了,在以前,我们会想也不想便到外边买寒衣应付。但是今天我们会先打开父母遗下的那个破箱子,看看里面有没有管用的衣物,修改一下穿上,觉得更加合适。在伦理道德,待人接物方面,我们老祖宗那一套东西,还是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,能继续有效的。敬老,孝亲,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,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有机成分,今天还是能用得上的。抽离了它,西方那一套首先我们学不了,也学不像,画虎不成的结果,就是当前的支离破碎,绝对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局。

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,我国人口老化问题严重。根据推算,到 2033 年,我国人口将到顶;在 15 亿人口中,有 1/4 是 65 岁的老人,数目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。老年人增加,劳动人口减少,加上大部分老年人没有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障不足,我们这个经济还在小康水平,人类历史上第一个“未富先老”的人口大国,如何解决这棘手问题,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解决不了,后果十分严重。

如果我们不提倡孝道,子女不供养父母,那就会有数以亿计的大量老年人流离失所,虽然这些老人们不会造反,但纵使我们像西方国家那样,修建大量老人院,把他们隔离,关起来等死,这个社会肯定不会稳定和谐,而且经济上也难以负担。

但是如果我们不像西方那么盲目崇拜青春,老年人除了体力逐渐衰退之外,脑袋是几乎完全可塑长青的。近年我们对人脑的研究发现,我们的脑细胞是可以长期更新的。实验证明,语义记忆、专家知识、选择性关注等能力并不

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。事实上,处理世间很多事情,都要求解决问题的技巧。成熟的脑袋并非见步行步地解决问题,而是从记忆中找到同一属性的问题和成功解决方案作参考,因此较能急速分辨轻重缓急,作出正确的决策。自古以来,人类是十分有效率的知识载体。医药卫生日趋发达,老人因而长期维持精力充沛,而社会又进入知识型经济的时代,只要善于处理,知识和经验受到尊重,老有所为,老人是个“大宝”而不是个包袱。

如何妥善处理人口老化,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,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,率先妥善解决庞大的老年问题,使老人继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,将具有全球性的意义,这将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。子女们能像梁鹏威那样,从心里产生一种对父母的孺慕之情,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关键所在。这本书,是我们打开这关键的锁匙。

2008年3月17日

刘乃强

全国政协第七至第十届委员

基本法委员会委员

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选举委员会委员



香港初版原序

冯可强

一天晚上,作者突然来电,告知我他的母亲已去世,并倾诉他对母亲思念之情。我讷讷地搜索着言辞,不知如何能稍慰朋友之悲痛。最后我建议他把感怀化为文字,并找出版商出版。

事后回想,我这样建议,是否也因为自己对已逝世十五年的母亲同样有思念之情,而未曾舒解?

作者在书中说:“就像划船者以为船向前行,全凭自己的技巧和力气。其实如果没有水的承托,船根本就划不动。水,就是爱。母亲一生都在带出这爱的讯息。”

水包含着你,沐浴着你,安抚着你。水不像巍峨的山供你崇敬仰望,它与你混为一体,让你有一种熟悉温暖的感觉,像浮淌在胎盘内的胎儿。

我的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来自农村的传统妇女。我们七个兄弟姊妹从小和她并不很亲近,但她默默地让我们自由发展;她的宽容、正直、沉实、公平、理智及乐于助人,赢得了我们和她的同辈的尊敬。到了她生命中最后的几年,长期的吸烟习惯逐渐蚕食着她的肺功能,以致她经常要坐卧休息,有时并要依赖氧气机呼吸。我当时仍未结婚,与母亲同住,就负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。但我总是工作忙,没有多少时间照顾她。晚上回到家里,有时扶她挨在床上,替她扫一扫胸膛和背部,帮助她呼吸畅顺,和她闲聊几句,感受着以往从没有的亲近和眷顾。

我的母亲、岳父和四婶母都是同一年的同期病重入院,并相继在两个月内去世。那时国家正在改革开放中前进,但也有困难待克服。忧国情怀与亲人病重至逝去的伤痛交织在医院、办公室、街道上、电视机前和殡仪馆之间。还

记得一天晚上往医院探望母亲时，母亲因呼吸困难觉得好辛苦，俯伏在我的臂弯内喃喃乞求着：“让我去吧。”那是我第一次和母亲拥抱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2004年6月，作者在医院的六天内的焦虑、彷徨、希望、孺慕、绝望，其间回忆起数十年相依为命的母子深情，与大时代里祖国和香港人民的命运缠绕在一起——1937年10月8日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抵抗日军、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广州普天同庆、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大典、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取得28面金牌……作者母子二人，香港七百万市民、抗战时四万万同胞、国家逐步兴旺下的12亿人民，在时空交错、情景交融、悲喜交集中无分彼此。家、国、家与国：家国情怀回荡在苦短的人生岁月与浩浩的历史长河里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

可惜人是一种现实和善忘的动物，日常营营役役于太多无谓的追求，而不懂得珍惜眼前人。直至生离死别，或在面对像东南亚海啸的大自然灾害的那一刻，才蓦然醒悟。作者在母亲逝去之后才醒觉到：“我的耐心和照顾只局限在眼前年迈的母亲。我成年后，便没有时间、心思和胸襟去探索、了解整个母亲，从童年，到中年，到晚年。”

谁人没有过同样的懊悔？我们何曾花多一点时间去与母亲倾谈，以了解她过去的一生？

正如作者所说，我们和母亲的“话题都是务实的，是要有益和有建设性的”。嘘寒问暖较容易做到，但要能耐心地聆听及敞开心灵去交流，却总是难上加难。

如果母亲还在的时候，我能早点得到一行禅师以下的开悟……

今晚,当你们从学校和单位回到家里,或者当你们下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,轻轻地走进她的房间,微笑着坐在她身旁。什么都无须言语,让她停下手头的劳作,久久地凝视着她。好好地看她,只是为了见到她,认识到她就在当下,生机依旧,坐在你身旁。接着,握着她的手,问她一个问题:“妈妈,你知道吗?”她会有点儿惊奇,微笑着反问你:“知道什么,亲爱的?”继续凝视着她的眼眸,伴之以清澈宁静的微笑,对她说:“你知道我爱你吗?”问这个问题不是为了寻求答案。即使你已经三十、四十岁了,甚至更老,也还这么简简单单地问她,因为你是母亲的孩子。意识到你们生活在永恒的爱里面,妈妈和你都会感到幸福。等到明天,她离开你时,你不再有悔恨懊恼。

——一行禅师《衣袋中的玫瑰》

再版序

蓝真 李蕙

《天使的左翼》一书,对我们夫妻,有特殊的意义。它是我们认识作者、平空多了一名佳侄辈的媒介;在另一方面,它重新唤起了我们对父母的回忆和怀念,成为一道孝思的桥梁。

去年母亲节,我们在地铁站看到《天使的左翼》的广告,看到单纯的“香港人的母爱颂歌”一行字,立时泛起对娘的思念;又有三分好奇——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?便立刻到天地图书购买一本,披阅起来。

过去数年间我们一起读了“香港中国文化馆”出版的《我的母亲》多辑,每辑包罗了至少五六十人的作品。不但毫不厌倦,而且愈是看得多,便愈是深深地体会到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绝非虚语,深深地理解到中国妇女的伟大,中国母亲的伟大。民族的苦难,她们肩负的最多;而家务的重担,则由她们独力承担。她们历尽艰辛,勤俭持家,付出无限的爱,却完全不求回报,子女喜则喜,子女忧则忧,子女悲则悲,子女乐则乐,实在使人感动。但话说回来,像《天使的左翼》这样的书,讴歌母爱,如哭秦廷,绵绵不绝,却又节节不同,角度千变,历十余万字,尚余意未尽,则是首次读到。不禁想到,“应是母慈重,使汝悲不任”吧?

一步一步沿着作者的文字走,完全被作者母子的真情实意所感染。我们过去看了无数歌颂母亲的作品,都是单线、单轨、单向的,是“绘画”式的,是子女们以虔诚的笔触,蘸着浓浓的孺慕之情为颜料,搜索记忆,一笔笔画出伟大母亲的形象。但《天使的左翼》中的母子之爱,却是双线、双轨、双向的,是“电影”式的,是母子互动,互相丰富,生生不息,不断发展的——事实上在书中清楚看得到,直到母亲逝去前的最后一刻,母子情仍然在不断地互动和发展,是

名副其实的至死不渝。全书如瀑布般的亲情激出一串串的泡沫：母亲的给予和儿子的承受，母亲的苦心和儿子的感恩，母亲的疑虑和儿子的回应，母亲未说的话、未尽之意和儿子已有的明了、已作的补充。最初，儿子还小，身为慈母、贤母、烈母的母亲殚精竭虑，兼顾到儿子的德育、智育、体育、美育、群育，特别是不断拈取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启迪儿子，铸造儿子的人格。这些案例，完全暗合现代的“机会教育”原理，即使放在现在，仍是卓越的模范教育法。而很快地，儿子接受了母亲的诚信，建立了足够的知识与母亲相和——相和不拘形式，随缘而生，或以榻前的问安，或以相顾的一笑，或以留便条，或以清谈，或以小诗，把母子之爱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所以读者感受到的，除了儿子对母亲的孺慕和悼念，还有母亲对儿子的愉悦和欣慰。从这角度看，这其实是一本母子合撰，由儿子执笔的书。

而《天使的左翼》一书所盛载的，又不只是天伦之爱。一旦投入作者母子的角色，便会接受他们的感情和视野，自自然然会有故乡之思、家国之情和对真、善、美的执著和狂热。书中说：“母亲把她对外祖父的孝思、把她无奈地埋藏起来的少年梦想，把她对北国河山的眷恋，都浓缩起来，倾注在这‘白山春晓’汤里。”

同样地，作者也可说是把他对母亲的孝思，把他求真、求善、求美的执著和狂热，把他对北国、南国河山的眷恋，都浓缩起来，倾注在这《天使的左翼》一书里。而在全书贯彻始终的对亡母的孝思，却对其他情操的表达，全无妨碍。这一份潇洒，传统上的形容是“手挥五弦，目送飞鸿”。令人赞叹！

《天使的左翼》一书中，并无惊心动魄的“剧情”，却有惊心动魄的心路历程。作者所有经历，对香港市民来说，都应很有熟悉感：如送受伤的母亲进医院，如陪母亲看电视，如庆祝香港回归，俱是寻常事，家家户户都有发生的。但在书中娓娓道来，绚美且异，使人或心醉神驰，或黯然神伤，或血脉沸腾。而书中说到多年前作者亡母在广州大火、抗日战争、抗战胜利、新中国成立等关键时刻的经历，年纪较大如我们夫妇的人固然熟谙，历历仿如亲见，即使是现在的青少年，也能完全代入，全无窒碍；而作者却是我们晚辈，无此直接经验，只是自小从母亲口中听来，不但自己仿如亲历，连梦中也会临其境，还能使读者

仿如亲历,这既展示出母子连心,亲切可至于斯;又展示出我国文化之凝聚力,强烈可至于斯。究其实,我们读者熟悉的不只是书中的情节,还有更重要的是书中的感情。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书中那些眷念父母、依恋童年、缅怀故乡、热爱国家、渴望知识、追求理想的感情;这些感情,在香港忙碌纷扰的日常生活中酣然睡着,被作者思念母亲的哀悼声唤醒,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!

《天使的左翼》,是为为人父母所应读。一位看来质朴无华的母亲,对儿子无一分放纵和溺爱,只是孜孜不倦地引导他明辨是非,自强不息,求真、求善、求美,结果是不但儿子回馈,教学相长,母子二人天天、刻刻互为师友,形成良性循环。网页上的评论说得好,这是父母、教师梦寐以求的境界。

在另一方面,年轻人,也该读这《天使的左翼》。现代香港人不是没有孝心,而是往往如作者所言,觉得与父母相聚的机会会有很多,而眼前的事却是最重要的。这本书会提醒他们,时乎,时乎不再来。持这样的想法,不但可能会错失了尽孝的机会,负疚终生,而且又肯定错过了眼前的天伦之乐,后悔不及!

在常人眼中,马不过是马,天空不过是天空,苹果不过是苹果,但一旦能领悟、欣赏徐悲鸿画的马,凡·高画的天空,塞尚画的苹果,则从此眼界不同,马不只是马,天空不只是天空,苹果不只是苹果了,而添上了一份辉煌灿烂。生命,也就多了一份姿采。如能感染到作者的孝思,能领悟、欣赏《天使的左翼》书中的天伦之乐,便会从此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,开拓出一个瑰丽的新境界,涌现出一个无尽的幸福之泉,所得到的,又何止是生命中多了一份姿采而已!且看作者的第一手经验:

“真是美得不能再美,好得不能再好!原来陪母亲看奥运竟是这样大的幸福!原来竟是人间至乐;原来丝毫不闷。”

我们极高兴看到的是,这一个“幸福之浪”已经形成,而且正在滚动。网上有很多人说,因看了这本书,才醒觉起母亲的伟大。有人说,已很久没有回家看望母亲了,今天一定要回去。又有人迫不及待地说,我要马上先打个电话给母亲。

可见《天使的左翼》一书感染力之大了。

作者曾为我们夫妻刻篆文石章，旁边有行书嵌字联：

蓝天照心，碧海涤纓，率真何须星月

桃李生津，蕙兰辟暑，济世岂在娇妍

当时我们想到：这副对联如果移赠给《天使的左翼》一书，岂非名副其实。在《天使的左翼》十多万言中，无一字是刻意精雕细琢的、“星月型”的描绘，而是率直的、坦然的母子生活的描述，其亲情如蓝天，如碧海，浩浩荡荡，自然生辉，星月也载不下；也无一字是取悦读者、勉强读者、谈仁说义、劝忠劝孝的说教，但读后，自然而然会兴起孺慕父母、缅念家国的情怀。这真是“济世岂在娇妍”了。

“孝思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”我们愿与所有的读者共勉。

2007年6月13日傍晚



再版代序

洪清田

母亲节,梁鹏威的《天使的左翼》的广告又出现。上个月,妻在地铁的广告牌看到天地图书出了他的书,回来告诉我,我曾说他三十年后出书,一定有可观。隔了几天,他和我三十多年后又见面,晚饭和饭后,一谈六小时。

他送我几本签名本,我和妻一起看一本,送了一本给一位港大医学院的退休教授,她说她不睡也看完它,之后转给港大明原堂的前舍监冯以滋夫妇。冯 sir 说梁鹏威有一年暑假住明原堂,他们谈得很好(谈的都是那时“正常”学生不谈的),要我约他见面。有一本我打算送给一个华资大公司的公关主管,她中学时跟吴仲贤满街跑,好像信佛十年了,最近从自己做起、从心做起,替公司大规模搞“和乐家庭”运动。我打算送一本给陆离。

近七八年来,九七金融危机、SARS、海啸,很多朋友突然停下来,问一问:我在做什么?这一生就这样吗?可以和几十年来不同吗?各人找出路,都是文化的、心灵的、精神的、感情的、人和人的、人和自然的,都是在“找自己”。几十年前,梁鹏威母子一早活在这种精神生活的境界中(像陆离)。这段五六十年的相依为命,成了《天使的左翼》。它带领读者通往这香港人不习惯的境界。

(原刊 2006 年 5 月 20 日《明报》:梁鹏威的《天使的左翼》)